



[Redacted]

笑舞红尘



◎ 三日成妖 作品 ◎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（ 三日成妖 / 著 ）

笑傲江湖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笑傲江湖 / 三日成妖著. -- 西安 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3
ISBN 978-7-224-10601-5

I. ①笑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3990号

笑傲江湖

作 者 三日成妖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开 14印张

字 数 260千字
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10601-5

定 价 18.80元



目

录

contents

第二十一章▼ 武林盟里的那点事儿

001

第二十二章▼ 对不起，你是个好

013

第二十三章▼ 忠犬归来

029

第二十四章▼ 狗急了会不会咬主人

031

第二十五章▼ 离别似月，暂满还亏

040

第二十六章▼ 竟然是个富二代

046

第二十七章▼ 人之生，何易之

055

第二十八章▼ 仇杀江湖之风云再起

077

第二十九章▼ 冷冷清清最难将息

083

第三十章▼ 失足少女是怎样炼成的

102

第三十一章▼ 来接你，可惜不是驾着七彩祥云

119





目

录

contents

第三十二章▼ 改邪归正回头无岸

125

第三十三章▼ 一顾为君故，织就今生劫

131

第三十四章▼ 似是故人来

136

第三十五章▼ 败走锦官道

150

第三十六章▼ 终极反派是个渣

162

第三十七章▼ 醉卧沙场君莫笑，江湖沉浮几人归

181

第三十八章▼ 死去活来

188

第三十九章▼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江湖

199

第四十章▼ 大结局

209

番外篇▼

209



第二十一章

武林盟里的那点儿事儿

时间跳到半个月之后。

没错，不知道为何，时间就已经到了半个月之后。

当日，在武林盟主争夺一战，据说，战况那是相当惨烈。双方一开始就丝毫不留情面，招招都是直指要害的杀招，简直就如同是仇家见面，杀红了眼。什么风度什么礼节全都忘得一干二净，由于双方都没有内力，这俩人如同市井里头的小混混一般，操刀互砍，招式乱得一塌糊涂。

沈墨白和凤栖梧拼得力竭，直到两败俱伤，才最终结束了这场争斗。

这场比武实在是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，白玉蛟的突然现身让这个本来就劲爆的消息更是被炒得热翻天。上到七旬老妇，下到幼齿儿童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场比试。走在路上，经常能看到光屁股的小孩儿拿着树枝相互比划，面目狰狞，嘴里还喊着：“凤栖梧！看我的庐山升龙霸！”“沈墨白！你死定了！九阴白骨爪！”

江湖上比较靠谱的说法，是“望春风”酒楼里的说书先生描述的那一版：沈墨白最后用剑柄敲碎了凤栖梧的膝盖骨，一次次按着他的脑袋往白玉石地板上撞，撞得血溅三尺，才让凤栖梧彻底再也没办法站起来，最后结束了那场恶斗。

想想当时的情景，我不禁觉得一阵脊背发麻，万般可惜没有看到现场表演。

后来，坊间就开始有传言说，其实沈墨白与凤栖梧之间因为某个神秘女子而早有嫌隙，

而且在武林大会开赛之前，沈墨白就已经遭到了凤栖梧的暗害，被凤栖梧抓住了把柄来要挟。

不过，这一说法只是八卦小道消息，两位当事人并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。只是，这人言可畏，即便是谣言，经过一百人口口相传添油加醋，也渐渐变得可信起来。再加上擂台上白玉蛟对凤栖梧那暧昧的态度，很多人都开始怀疑凤栖梧是不是早就与白玉蛟有所勾结，一时间，凤栖梧的声誉一落千丈。

擂台赛一战之后，凤栖梧就如同是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在中原武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过着花天酒地颠倒黑白的日子。

武林盟刚刚成立，各门各派都在向武林盟派遣人手，金陵城里各色武林门派的人往来不绝。据探子回报，沈墨白沈大盟主近日子里勤于政务，夜夜挑灯夜战，忙得焦头烂额。这家伙表面上看去吊儿郎当，谁知还算是个有责任心的人。接下了盟主之职，便真的“在其位而谋其政”，一个人承担下了武林盟中的大小事务。我安插在武林盟里面的属下汇报说：沈盟主他虽然总是一副不正经的样子，也爱拿手底下的人开玩笑，但是对情况判断准确，且行事雷厉风行，十分能够服众。上任短短几日，已经取得了属下的尊重，并且消弭了各个门派对他的不信任感。

他当他的盟主，我做我的流浪汉，互不搭理，我一个人乐得自在。

这天，寒冬腊月的，我裹着羊皮棉袄，围着狐裘的皮帽子，窝在一个面馆里头吃面条儿。忽然，大门被一脚踹开，寒风瞬间从大门口直往屋里狂灌。我抬起头，看到外头大摇大摆走进来三个地痞流氓打扮的人物。为首的人长得五大三粗，这大冷天的只穿了个羊毛大坎肩，露出肥硕的胳膊，胳膊上是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肚皮上文了锦毛鼠，走起路来横肉乱抖。

老板一看到这三个人，脸色顿时一变。他迅速收起账本，神色慌张地打发小二去迎接。伙计立马换上一副谄媚的模样，帮那三个人擦桌子拉板凳，“哟，这不是镜花宫的黄三爷吗？今儿想来点儿啥？”

我瞥了他们一眼，端起碗来喝面汤。

老大左边的大汉一拍桌子，中气十足吼道，“给我一碗打卤面！”

老大右边的壮汉一踢椅子，横劲儿霸道道，“给我一碗鸡蛋面！”

老大，把腰间的大刀往桌子上一横，凶神恶煞道，“给我砸……”

他话音没落，小二和掌柜，吓得脸色煞白。旁边两小弟对望了一眼，随即一下子抽



刀而起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端起桌子拿起椅子一阵乒乒乓乓乱砸。一瞬间，店里的客人都尖叫着揣着钱包夺路而逃，我看他们吃了一顿霸王餐，个个跑的时候还都面露喜色，有几个人甚至是端着盘子往外跑。我抱着面碗，在混乱中从桌子底下钻过去，一直爬到了柜台后面，蹲在掌柜的旁边继续吸面条。

掌柜的抱着头蹲在我旁边，边抖边哭诉，“造孽啊造孽，这马上就年关了，我这点小本生意怎么经得起折腾……这群魔教……不得好死啊……”

等乒乒乓乓的声音停歇下来，我抱着面碗抬起头来。

只见，两手下跑到坐在板凳上的老大面前邀功，结果，一人被老大狠狠赏了一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大嘴巴。

老大唾沫横飞吼道，“你、你们俩小兔崽子干吗！我、我还没说、说完呢！”老大歇了口气，吼道，“我、我要，砸、砸（炸）酱面！”

老大吼完，提溜着两个手下，骂骂咧咧扔下这一屋子狼藉，拍拍屁股走人了。

他们前脚刚走，顾染织后脚就走了进来。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顾染织走到柜台外，探头进来找我。

我抬眼看了他一眼，摇摇头，继续淡定吸面条。

等我吃完最后一口，我把碗搁在地上，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站起来，“阿织，你身上带银两了吗？分给这大哥一点儿。”

顾染织闻言，从袖口里抽出一张不知道数额的银票，“刷”地一甩手，银票被一根筷子给钉在了掌柜背后柱子上。

掌柜被吓得面无血色，但是当他颤颤巍巍扭头看到银票上的数额上，一刹那，这个哥们就原地复活了似的，脸放红光，眼冒金光，整个人闪闪发光。

顾染织对掌柜露出一个春风拂面似的微笑，“掌柜，那几个人是镜花宫的？为什么在武林盟脚下的金陵，这些魔教的还敢为非作歹？”

掌柜的小心翼翼地把银票取下来，恭恭敬敬给顾染织作了个揖，叹息道，“镜花宫与武林同盟签订了契约之后，便不再对武林门派动手。我们这些小商小户的就成了下手的目标。各人自扫门前雪，武林里的人，哪里有那个闲心来管我们呐？只能自认倒霉了呗……”

从刚才那小铺走出来，顾染织跟在我身后，忽然弯下腰，凑近我的耳边问，“教主，对于这件事，您怎么看？”

我猛地一停，回头，皱着眉头，瞪了他一眼，“阿织！拜托你搞清楚！我们可是魔教，不是吃斋念佛的慈善机构！我们阻止着手下不让他们去跟名门正派的人械斗，难道还能阻止着他们空闲的时候不去抢劫吗？哎……”我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换了个温和的表情，语重心长道，“大家都是热血方刚的年轻人，过剩的精力总要找点地方发泄，发泄到外头总比发泄在自己家里来得好。他们想抢想杀就随他们去吧，只要别闹出大乱子，咱就别管。”

顾染织闻言，嫣然一笑，“教主英明。”

看样子，他是故意想试探一下我的态度。难道他以为我跟沈墨白混了几天之后就能被感化到改邪归正了？

天方夜谭！先不说沈墨白他本就不是什么好鸟，如我这般的坏人，早就已经烂到骨子里，无药可救，就算是阿弥陀佛在世来点化我，我也不能立地成佛。

顾染织又道，“教主，刚才密使来报，幽州分教的人有要事求见。”

我脸瞬间拉得老长，“这些家伙，每天都来烦我，有完没完啊！谁叫你把我在这里的消息透露出去的！”

顾染织淡定回答，“是教主您自己在武林大会上现身暴露了行踪，属下并未将您身处何地透露给任何人。”

我语塞了三秒，最后哼了一声，傲娇兮兮翻了个白眼，“顾染织，你去告诉那帮没用的家伙，没事儿别来烦我！”

顾染织撇了一下嘴角，略带点笑意，反问，“那若是有事呢？”

我怒，“有事就更别来烦我了！”

顾染织抬手掩了一下唇，我知道这货在偷着乐。

“讨厌的家伙。”我横了顾染织一眼，然后一巴掌拍在他屁股上，尽显我猥琐本质，趁机揩油，“你去应付那些密使什么的吧，下午我去逛东市，你别跟着我了。”

顾染织往后略退了一小步，对我略微躬身，恭敬道，“是，恭送教主。”

我又回头瞪了他一眼。这死小子，存心讽刺我……

我一个人晃晃悠悠，溜溜达达，踱着方步十足大爷的架势，一路从西市往东市溜达。就在我走到东市牌坊底下，即将一步迈进去的时候……

我突然听到背后有人扯开嗓子，撕心裂肺喊了我一声，“小白——！”

那声音像叫魂似的，凄厉中带着哀恸，直觉告诉我，不要回头。



于是我假装啥也没听见，加快了步子往前走，迅速挤进人群里。东市现在正是热闹的时候，满街都挤满了挑着担子，摆地摊儿的人，我仗着自己体积小，东窜西窜，专门往人多的地方钻，溜得飞快。

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甩掉背后那人的时候，我一回头，发现那家伙竟然拿出了主妇们清仓大甩卖扫货的架势，状态全开，拼死向我的方向挤啊挤啊挤。

我被吓了一跳，暗骂一句，“这货属膏药的啊！这都甩不掉！”我一扭头，正巧看到一卖鸡蛋的摊子，顿时，计上心来。

“老板！”我突然窜到鸡蛋摊子旁，趴到卖鸡蛋老板的桌子边儿上。

老板是个长得像屠夫的彪形大汉，我眨巴着圆溜溜的大眼睛，对他笑眯眯地说，“你看到那边那个穿着白色衣服，用玉簪子束住头发的男人了吗？”

沈墨白此时正在我三米之外，他看到我正伸手指向他，于是喊了一句，“小白，你别跑！”

老板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“咋了？”

我龇开牙齿，灿烂一笑，“那家伙是我爹。”

我说完，一手抓起两鸡蛋，回身就是一个标准的棒球投掷动作，“啪啪”两声，那两鸡蛋稳准狠，打在了沈墨白的脑壳上。

沈墨白只顾着向前挤，根本就没想到我竟然出手暗伤他。他一下火冒三丈，卷了袖子龇牙咧嘴就要过来教训我，“死丫头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别跑！你死定了！”

切，我不跑还等着你来收拾我啊？

我对他做了个鬼脸，比了一下中指，撒丫子就溜。

沈墨白刚刚冲到鸡蛋铺子旁边，想继续追我，就被一硕大的不明物体一把抱住了大腿！

他回头，正迎上卖鸡蛋的大叔愤恨的目光，“别跑！给钱！”

我回头看着沈墨白那一头蛋清被一老爷们儿扑倒的模样，一边捂着嘴一边跑，笑得特别小人得志。结果，就在我一边回头一边向前走的时候，冷不丁，一头撞上了一堵“墙”。

我被撞得向后踉跄了一步，差点没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撞我的那堵墙，适时伸出手来，扶了我一下。我抬起头来，第一眼看到的是面前那个家伙那锃亮反光的脑壳，然后看到脑壳上印着的那串儿状似九饼的香疤。

少林派？

“你没事吧？”面前的秃驴开了口，声音柔柔低低的，听着还挺悦耳。

“没事儿。”我甩开他的手之后，才一眼瞟到他的脸。

紧接着，我脑海中猛然蹦出这么一句话：本座终于要长生不老了。因为，曾经江湖上流传这么一个传说：如果能在少林寺里看到美男子……便可长生不老。

下一秒，我闪电般地抓住了他的手指头，身体一歪，倒进他怀里，柔柔弱弱地吸了吸鼻子，“呜呜，哥哥，人家的脚好痛哦，刚才好像扭伤了……”

“不要紧吧？”帅和尚蹲下来，让我靠在他怀里，正想撩起我的裤脚看看我的脚腕伤到了哪里，忽然背后响起了一个很贱很贱的声音。

“喂，雪鉴，抓住那死丫头别让她又跑了！”

几米外，沈墨白不顾一头一脸的鸡蛋清，火急火燎赶了过来。

我面前帅和尚握着我的脚腕，笑得特别温柔特别腹黑，“抓着呢，墨白兄，你不用急。”

我用力抽了一下脚，结果被帅和尚拉住，没能抽得出来。

我立马冷下脸来，万分鄙夷地翻了个白眼，嘟囔了一句，“切，连和尚都出卖色相……太卑鄙了……”

雪鉴蜀黍绅士而优雅地握着我的脚踝骨，笑道，“别调皮，小心受伤。”

我又用力扭动了一下，和尚叔叔依旧看着我笑而不语。

我是想大喊“非礼”，不过，就我这身板儿这模样，貌似根本没有让人家非礼的价值啊。这一来二去地耽误了时间，沈墨白便赶到了。沈墨白第一时间把我从雪鉴的怀里抢过去，熟门熟路抱起来，然后一把就把我的貂皮帽子抢了去，用来抹头发和脸上留着的蛋清。

我立马抱着脸颊惊声尖叫，“沈墨白你个败家子儿！你知道这帽子多少钱么！你就不买棵白菜擦嘛！娘亲泉下有知会记恨你的！”

沈墨白一指点了我的哑穴，恶狠狠威胁道，“死丫头你给我老实一会儿，回头我再教训你！”

雪鉴在一旁看着发笑，用一种羡慕的口吻说，“墨白兄，你这个闺女，跟你的性子真是一模一样。”

于是乎，我不明不白就被沈墨白给捉回了武林同盟。

雪鉴是少林寺派驻武林同盟的人，现在任武林同盟的副盟主，另一个副盟主，是之前被沈墨白袭击了裤裆的萧暮山。武林同盟下设四个分堂，分别由峨眉、青城、武当和



玉宇琼楼的人担任堂主。峨眉派堂主不用问，就是那位经常出来走场露脸的杜青娥，不过杜女侠貌似还挺忙，一般都是秦黛黛那丫头待在武林盟里充数；青城派是个姓张的中年男人，长得一张大众脸，一般人都叫他张掌柜的；武当派是个大叔，人到中年，气质沉稳。

沈墨白这次捉我回去，看来是不想放我走了。他抱着我非常拉风地风风火火迈进大门，穿过无数的轩榭楼阁不知道要上哪儿去。一路，我们碰上无数个武林盟的弟子，看到沈墨白，都恭敬地让道，并且对他鞠躬，顺使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。武林同盟由武林倾力所建，的确是财大气粗。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走进了一座小皇城。整个建筑群恢弘得令人发指，亭台楼阁一座接着一座让人目不暇接，而且建筑都是金黄的琉璃瓦配上青白石底座，阳光底下显得金光闪闪，王气十足。

最后，沈墨白领着我进了一个名为“枕剑”的院落，然后把我拖到耳室里，按在暖和的炕上坐下。

沈墨白哄小孩似的劝我留下，“小白，你一个人在金陵有什么意思？留在爹爹身边嘛，就算爹爹公务忙，也可以让武林盟里的叔叔阿姨陪你玩，你说这样不好吗？”

我哼了一声，鼻孔朝天，不屑道，“去你的，我公务繁忙哪有空陪你们！更何况，不是你说要我走的吗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万死不悔。你这家伙说话怎么一天一个样啊？是不是大丈夫啊？”

沈墨白不愧是沈墨白，他一直在犯贱，从未被超越。此时，他厚颜无耻笑道，“是不是男人你不是试过了吗？”

一直站在我们旁边的雪鉴帅哥，神色顿时僵硬了一下。

本座眼明心细，一瞬间就抓住了雪鉴的表情。心里暗爽：秃驴！任你再怎么腹黑，也是个没开过荤的和尚！

沈墨白捏捏我的脸颊，贼笑道，“我不是男人，你娘是怎么把你生出来的呀？嗯？”

“你滚一边儿去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“你丫顶多外表是个男人，谁知道内在是个什么怪物。你赶我走的那天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吗？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过你的奈何桥，你不用留我了，我意已决！再说了，住你这个武林盟里面，我也多有不便……”

沈墨白自然明白我所指的是自己每月十五变身的事情，他弯起嘴角，勾起一个特别意味深长的笑容。然后一只手放在我耳边，凑过来附在我耳边轻声说，“不就是一月一次的那个事儿吗？没事的，我自有安排。”

他虽然是凑在我耳边说的，但是音量一点儿也没减小。

旁边的雪鉴听得一清二楚，不过和尚貌似性情特别纯良，听到这句话只是皱了皱眉头，露出了个疑惑的表情。

我顿时毛都炸起来了，一拳就朝他那张贱脸挥过去，“你才来大姨妈呢！你全家每月都来一次大姨妈！”

我这厢和沈墨白正掐得起劲儿，忽然听到旁边雪鉴低着头，拳头凑在唇边，干咳了两声。

沈墨白一抬头，发现门口有几个人正排排站，神色各异地盯着我和沈墨白。

那门口戳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这武林盟的副盟主以及四大堂主。

沈墨白看到那四个人杵在门口，丝毫没有起身去招呼人家一下的意图。

他只是突然就俯下身一下扑在我背上，大手一环，把我拉到怀里搂着。

像只大狐狸似的特别亲昵地用脸蹭我的脖子，蹭得我直缩着脖子躲。

沈墨白用特别温柔的口吻道，“这是我家的闺女，小白。你们看看，她是不是长得特水灵特可爱？像不像我？”

我无语了一下下。喂喂，这家伙就不怕我变回去之后扭断他的脖子吗？

我侧眼去瞥沈墨白，发现这家伙笑得一脸幸福，还真像个过度宠溺女儿的笨蛋老爹。

萧暮山，也就是那个与沈墨白有着一脚断子绝孙之仇的家伙，不知道啥时候已经跟沈墨白化干戈为哥们儿。一听沈墨白这么说，萧叔叔立刻露出非常羡慕的表情，目光炯炯盯着我，全身散发的慈爱气息让我一个激灵鸡皮疙瘩蹿了一身。

忽然，杜青娥的背后又探出一颗脑袋。那脑袋的主人盯着我半晌，忽然指着我说话了，“咦？这小妹妹看着好生眼熟啊，似乎在哪儿见过呢！”

说话的人是秦黛黛。她是杜青娥的师妹，峨眉派这一辈中，辈分最小的一个。虽然她武功不咋的，但在江湖上也是个能排得上名号的家伙，因为，她有一个灰常响亮的名头——“江湖第一花痴”。

杜青娥听她这么一说，也立刻点头，“是啊，我也有这种感觉……”她说，便手摸着下巴，一脸严肃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个来回。

我被她盯得全身不舒服。忍不住往后缩了缩。杜青娥这粗线条的家伙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敏锐？莫非连她也看得出来我像白玉蛟……？



我要是在此时此地被爆出来与魔教有关，今儿，肯定是不能竖着走出这大门了。我想着，回头瞪沈墨白。默默用眼睛表达我内心的想法：都怪你！要不是你硬把我拉回来……死了也要拉上你垫背！

沈墨白也看了我一眼，嘴角依旧带着轻松的微笑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没有丝毫慌张。他无声搂紧了我一点，似乎在示意我少安毋躁。

忽然，杜青娥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轻轻吸了口气，“啊，我知道了！我和这女孩儿在‘剑阁’见过！”

她背后的秦黛黛也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双手合掌，笑道，“对了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！是在剑阁！还有一个英俊的年轻剑客与她在一起呢！”

我神情松了一下。

靠，这俩丫头一惊一乍的，吓我一跳。原来是在剑阁的孽缘，本座素来记性不好，都快把在那里碰上她们峨眉派的事儿给忘了。这帮笨蛋女人，一个一个的，脑子不怎么好使，记性倒是都不错，都记住了些没用的东西。

我刚松了口气，忽然，秦妹子又来事儿了。

秦黛黛一只手指抵着下唇，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，“咦？我记得你不是说，你全家人都丧命在镜花宫手上，那个剑客是你唯一的亲人吗？为什么，现在忽然又变成沈盟主的女儿了？”

我急急忙忙打马虎眼，“他是我认得……”“干爹”两字儿还没说完，沈墨白就剽悍地把我给打断了。

“我这是为了掩人耳目。”沈墨白在我背后搂着我，轻轻叹息。微弱的气息全都喷在了我的脖子上，害我背后寒毛立即都精神抖擞地排排站。他那语气特别苦大仇深，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。

萧暮山同志，别看人家是个彪形山东大汉，其实内心很是充满浪漫想象，自动就把情节给补全了。

他一锤手掌，说道，“俺知道了！这孩子一定是被魔教追杀，沈盟主在关键时刻救这孩子于危难之中，为了保护这个孩子，隐藏她的身份，才认她为自家闺女。”

萧暮山这么一说，周围的人都露出了然的神色，纷纷点头。他们正准备好好夸奖一下沈墨白怎么英勇无畏怎么慈悲为怀的时候，忽然，沈墨白这小贱人贱贱地阻止了他们。

“不是那样的。”沈墨白一脸严肃地慢慢摇了摇头，“其实……小白她是……我家的童

养媳……”

当沈墨白说到“我家的”时候，我就隐隐觉得这货又欠了。于是，我在众人都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毫不犹豫一下子蹦起来，凌空一个一百八十度转身，敏捷地左右赏了沈墨白一个双剑合璧的大嘴巴，一掌捂住他的嘴。

我死死捂住沈墨白的嘴，回头，对着萧暮山等人露出一个甜甜的纯良的微笑，“讨厌啦，沈大哥，你怎么总是这么爱开玩笑呀？你家人都死绝了，哪有什么童让我养啊？呵呵呵，事实其实就是萧蜀黍说的那样……我是为了躲避魔教，所以才认贼作父……”

众人默默看着我们俩，默默各自在心里进行脑补……后来，我就不明不白被留下来吃饭，留下来过夜……再后来，我就不明不白留在武林盟里长住了。

当夜，我就把顾染织打发回镜花宫剑阁总坛了。毕竟顾染织不同于十四，十四从前在人前都是蒙面示人，在江湖里是一张完全无辨识度的脸。但是顾染织却名声不小，在武林中是赫赫有名的魔教毒瘤，经常有画着他脸的画像贴满大街小巷，画像旁边还注明：危险动物出没，注意回避。

他那张脸在江湖上熟得很，如果被谁认出来就麻烦了。本来我以为我打发小顾回去，这孩子稍微也会别扭一下，稍微担心一下我的安危，稍微忤逆我，稍微像十四一样扭捏的摇着尾巴不肯走。然后，我们再上演一出生离死别、依依不舍的“金陵绝恋”。

谁料，这小子听说我让他回去，答应得特别干脆，而且还毫不掩饰地面露喜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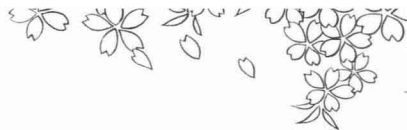
他满面微笑地说了句“教主保重，教主再见”，然后就屁颠屁颠连夜启程赶回去了……那时候，我觉得一阵失落……小顾，难道几日不见你就变心了……

……

自此，我就作为一位身份微妙人士，入住了武林盟。

上次我提过，武林盟在金陵的北部，坐北朝南，是整座城最优越的地理位置。金陵曾是前朝的国度，这座府邸曾经是前朝的皇都，因此建得穷极奢侈，王气十足，与江南那些秀丽的园林庭院风格大相径庭。看着这武林盟，再想想我家那镜花宫，总酸歪歪感觉自己家一下子寒碜了不少，忍不住想着是不是应该搜刮些民脂民膏回去把镜花宫好好翻修一下。

我在武林盟住了些时日，慢慢发觉了武林盟的妙处。我以前觉得镜花宫里是怪人聚集的地方，现在才发现，真正怪人齐聚的是武林盟——所谓林子大了，什么样的鸟儿都有，



这里汇聚了天下所有武林门派，鸟的品种自然琳琅满目。

说到这武林盟里头最“疼”我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栖霞派的萧暮山。

萧暮山特别喜欢小孩儿，我觉得这八成跟他们栖霞派“超生专业派”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。萧暮山一见着我，便发病了似，非得捉住我给我讲故事。我说这武林盟整天都在干什么啊？！一个两个的，整天都那么闲！

所以，本座只要一看到萧暮山，立马扭头就跑。我跑吧，他就追。一大一小，奔腾在武林盟的亭台楼阁之间，形影相随……不知道的人看来，还以为我们在玩什么游戏。萧暮山本人，似乎也以为这是什么有趣的游戏……

他乐在其中，我苦逼万分。

有一次，萧暮山捉住我，把我按在椅子上，第十八回给我讲“大禹治水”的故事。他讲完，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，语重心长道，“恁觉不觉得大禹很棒？专心治水十三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！他的老婆涂山氏为他生了一个男娃，大禹都顾不上回去看一眼！这是下了多大的决心！大禹是真男人！俺觉得俺比不上大禹！”

曾经的十七回，我都默默听完，默默点头，默默地拍他的肩膀，默默表示本座现在想如厕。但是，这次本座忍无可忍！我知道，如果我再不阻止他，他还会锲而不舍地继续把这个故事无限循环地给我讲下去。

于是，我举起手，打断了萧暮山，“萧叔叔！你有没有觉得，这个故事有点奇怪？”

萧暮山摸着下巴，仔细从头到尾回想了一遍，没发现哪里有问题，于是虚心向我请教，“小白呀，恁说哪里奇怪了？”

“你刚才说……他十三年没回家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你说，其间他老婆生了个儿子？”

“没错儿！”

我特别纯良看着他，道，“那萧叔叔，这儿子是他老婆跟谁生的啊？”

一瞬间，萧暮山的脸色就变了。本座笑而不语，此刻，萧叔叔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剧烈的颠覆。他坚信了数十年的真理，今天，就这样赤裸裸的在他面前撕下了自己伪善的面具。

我站起来，拍了拍僵硬在原地的萧暮山的肩膀，“暮山啊，有时候，人生是需要反思

一下的。当年，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也许其中是充满了破绽。只是别人已经先入为主地告诉你，它是正确的，所以，你就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利。你好好想想吧……我去洗洗睡了……”

从此以后，萧暮山叔叔再也不给我讲故事了。